

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

地心古墓

# 鬼吹灯

## 外传 5

糖衣古典◎著

揭开蛊王神秘面纱，探索毒陵不解之谜！  
无目蛇，毒尸蝉，湖心巨蜃，追魂索命！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心古墓

# 鬼吹灯

外传⑤

糖衣古典◎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吹灯外传 5. 地心古墓 / 糖衣古典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1-09932-7

I . ①鬼… II . ①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2550 号

## 鬼吹灯外传 5 : 地心古墓

Gui Chuideng Waizhuan 5:Dixin Gumu

---

作者 糖衣古典

责任编辑 张云端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98 千字 印张 13.5

ISBN 978-7-221-09932-7

定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 目 录


1

“姥姥看你来意甚诚，也不为难于你，但是姥姥跟你明言，这解毒之药甚为难得，可以说天上地下独一无二。这般解毒之药，自是极为珍贵，姥姥跟你非亲非故，想要姥姥告诉你解毒之法，再给你调配出来，那你需要给姥姥办一件事情。”说罢，目光炯炯地望着风冷情。

风冷情直看得头皮发麻。那些蛇从洞孔之中慢慢爬出来。其后，第二批毒蛇又从洞孔之中爬出，一直爬出四批之后，这才止住。不过此时洞底已然密密麻麻地堆聚了数万条毒蛇之多。

便是这个老贼，当日离去之时，言明数年之后必来要人。那老贼的兄弟可比老贼还要狡猾百倍，且出手更加狠辣。姥姥想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倒是有些困难。是以姥姥便想到用这五毒大阵来偷袭于他。

满身蛇鳞的男子忽然叹了口气，缓缓道：“熊天华，你放过我二弟吧。”语声疲倦至极，跟着只见他一把抓住面前青衣老者握着短刀的手，向前一扑。那把短刀从他身上贯胸而过，鲜血狂喷而出。



第一章

苗疆奇人 / 1

第二章

万蛇之窟 / 19

第三章

毒蛊克敌 / 35

第四章

一了百了 / 51



## 第五章

百足蜈蚣

/63

## 第六章

尔虞我诈

/75

## 第七章

二重幽泉

/95

## 第八章

机关密布

/115

四人而后举目望着远处那越来越近的毒物，心中不住思索：这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物事，竟然鼓捣出如此之大的动静来？只见树林之中一阵剧烈晃动之后，随即那松树两边一分，一只足足有三四丈长的蜈蚣从中跃然而出。

熊姥姥哈哈一笑道：“各位大可放心，这一年之内，只要诸位陪同姥姥去一个地方，出来之后，姥姥自会将这蛇卵驱除出各位体内，到时候自会保各位平安无事。”

熊姥姥将那条毒蛇拿在掌心，望去，只见毒蛇两眼之处只剩下一个眼睛的轮廓，似乎在这漆黑一片的深渊洞窟之中，两只眼睛已经退化，变得可有可无。而那蛇牙却是甚长，白森森的甚是可怖。

这九绝七巧蜘蛛夺命弩，乃是在那通道后面设置的强力机关，只要进入那通道之人踩下机关，稍一着力，那蜘蛛夺命弩便会激射而出。蜘蛛夺命弩上更是抹以藏地一种雪蛛的剧毒，见血封喉，中毒即死。

就在风冷情身形瞬间弯下的一刹那，那两把暗器贴着风冷情擦过，当当两声分别撞在对面的毒蛇蛇头之上。跟着那蛇头被这两把暗器击穿，露出一个洞孔。两把暗器落向地面，那两个洞孔之中却陡然喷出两股黑烟……

风冷情瞳孔慢慢收缩道：“据我猜测，这里面应该还有一间墓室，里面供奉着蛊王的列祖列宗。”风冷情这么一说，众人心中都是一震，细细思索风冷情的话语，似乎不无道理。

其时这洞窟里面依旧是一片大雾弥漫，大雾之中只有那湖中央一声接着一声的牛吼，且那牛吼之声已经距离众人越来越近，众人都是心中着急。就在这时，只见那漫空迷雾陡然间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大雾来得突然，消失得也是突然，众人都是一愣。

就在这时，只见众人前方那数只猪婆龙游动之际，蓦地一起影踪不见。众人一呆之下，身下这四只猪婆龙也立时冲了过去。来到适才那数只猪婆龙一起消失的地方，蓦地水流向下一冲，众人只觉身子悬空，向下直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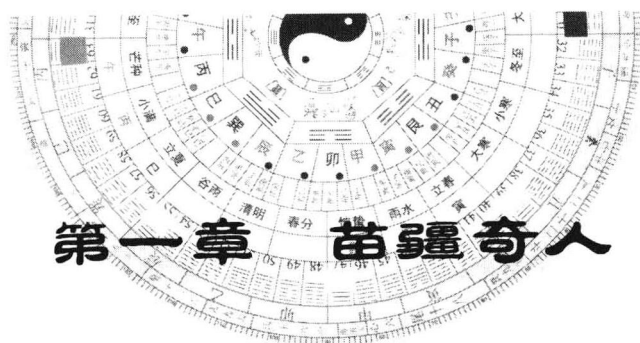


第九章  
五大护法 / 131

第十章  
墓中有墓 / 143

第十一章  
湖心巨窟 / 167

第十二章  
死里逃生 / 191



风冷情一路向西南而去。记得年少的时候，听人家说起云南大理的“风花雪月”，乃世间奇绝。这一次心伤之后，风冷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萌生了去大理看“风花雪月”之念。

风冷情一颗心空空荡荡，大悲大伤之后，心中郁郁倒也少了许多。只是心中却始终有一个痛处不敢念及，那便是水灵。想到此次自己不辞而别之后，水灵势必伤心难过，痛苦不堪，自己的一颗心也是被撕裂一般地痛。但自己毕竟只有几个月的性命了，和水灵多待一日，离去之时，便会让水灵多一分痛苦。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这般生生离别，也好过他日长久难过。这般想来，风冷情的心里稍稍舒服了一些。

一路快马加鞭，这一日风冷情终于来到大理。站在洱海边缘，看着碧波荡漾之中，一轮斜阳慢慢落下，海面之上万道霞光有若金蛇狂舞，心中赞叹：这洱海的斜阳已然如此美丽，那洱海的月色又该如何？风冷情不禁悠然神往。

这三天来，他已然将大理四绝的“风花雪月”之中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一一看遍，只剩下洱海月了。是以这一日下午，风冷情便早早地来到洱海旁边，一直坐到黄昏日落。

暮色四合，银月慢慢地升了起来，洱海之上一片银辉如镜，淡淡地照在洱海之上。那景象真是如梦如幻，似真似假，看得风冷情如痴如醉。

这一刻，风冷情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乃是一个濒死的人了。生或者死，似乎也没那么重要。坐在海边，夜风轻抚，夜凉如水，此刻，风冷情的心中一片平和。也许真的因为时日无多，风冷情已经看透了生死。

月色之下，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向风冷情走了过来。那身影走到风冷情身后，站定。月光将那身影斜斜地投在风冷情身前。

风冷情还是不言不语，似乎那个人的到来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是敌是友，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还有几个月的生命，这些已经无所谓了。

那个人慢慢坐了下来，望着面前夜色之中的洱海，望着洱海之中的银月清辉，也是静默不语。

良久良久，风冷情忽然开口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说话之时，风冷情的眼睛仍然望着面前那波光粼粼的洱海。

那个人缓缓道：“我一直在你身后。”这声音竟然是“龙卷风”的。莫非“龙卷风”自风冷情不辞而别之后，一直跟踪来此？

风冷情这才慢慢转过头来，望着“龙卷风”，缓缓道：“你为什么跟踪我？”

“龙卷风”也转过头，向着风冷情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风冷情垂下头，眼中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

“龙卷风”沉声道：“是不是因为中了那五蛊断魂钉之毒，你便认为自己只有半年的性命？”

风冷情苦涩一笑道：“现在已经没有半年了，也许只有三个月，或许更短。”

“龙卷风”摇了摇头道：“你不会死的。没有人可以让你死，只有你自己才可以。”

风冷情“哦”了一声，奇道：“这是为何？难道我想不死就可以不死吗？可是我明明中了那五蛊断魂钉的毒啊，那五蛊断魂钉的毒不是无药可解吗？”

“龙卷风”嘿然一声道：“谁说那五蛊断魂钉没有解药？”顿了一顿，“龙卷风”望向远处浩淼的洱海，心中低低道：“世上最难解的是相思之毒……”

风冷情甫一听说五蛊断魂钉有解药，心头一震，忍不住颤声道：“那解药在哪里？能否告知？”

知道五蛊断魂钉有解药，自己中的毒有望化解，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



欣喜若狂的。

“龙卷风”沉声道：“那五蛊断魂钉由来已久，据说是用五种毒蛊合在一起，咱们只要找到制造那五蛊断魂钉的巫师，询问出五蛊断魂钉是由哪几种毒蛊合成，而后咱们便可以按图索骥，配制出相应的解药。而且，据我所知，苗人之中只有草鬼婆可以制造出五蛊断魂钉。”

风冷情皱皱眉道：“就是不知道活在世上的草鬼婆还记不记得我这五蛊断魂钉的炼制方法。”

“龙卷风”道：“那灰衣人年纪也就五十左右，临走之际更曾留言，半年之内将解药送来给你。据我推测，那个灰衣人也一定会远赴苗疆，去找昔年炼制那五蛊断魂钉的草鬼婆寻找解毒之法。那草鬼婆能有多少？咱们现在赶去苗疆草鬼婆的聚居之地，也许能够找到那五蛊断魂钉的解毒之法。”

风冷情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当日他一阵激愤自伤之下离开金万流等人，便是思量自己命不久长，不想连累大家。此番遇到“龙卷风”，经过“龙卷风”一番开解之后，心中的阴霾似乎渐渐扫去。只是这二人却都不知昔年制造那五蛊断魂钉的草鬼婆已经被灰衣人当场杀死。

灰衣人此番前去，尚不知道能不能取得那五蛊断魂钉的解毒之法，更何况这风冷情和“龙卷风”二人？

风冷情望着“龙卷风”，心中颇为奇怪：“这个‘龙卷风’初时见到，似乎丝毫不会武功，但却不知为何，后来竟然屡次让众人出乎意料。一身神力且不说了，这些江湖杂闻，‘龙卷风’倒也知之甚详。这却是何故？”

“龙卷风”向着风冷情微微一笑。

风冷情迟疑着道：“兄弟，我心中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龙卷风”道：“但说无妨。”

风冷情道：“你这一身武功是师从何人？”

“龙卷风”笑道：“我没有师傅。”

风冷情心道：“难道你这一身神力也是从天而降不成？”随即想起昔日这“龙卷风”在大沙漠的飓风之中爬上那口被风沙卷到半空之中的巨棺的古怪场景，那时候风冷情等人便已经觉得他大异于常人。

“龙卷风”见风冷情脸上有不信之色，目光望向前方洱海，慢慢道：

“我没有师傅，也没有父母双亲。我只记得我醒来的时候便躺在一处湖泊之旁，四周没有人烟。我渴了便喝那湖泊中的水，饿了便从附近地上挖些老鼠来吃。浑浑噩噩的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那附近沙丘里的老鼠都差不多被我给吃光了，就在这时候，那一阵龙卷风便刮了起来，我拼命地跑，但还是被龙卷风裹挟在里面，卷进大沙漠之中，之后便遇到你了。”

风冷情目光闪动，慢慢道：“我看在那大沙漠之中，突厥王陵里面，你看那突厥王棺的时候，似乎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却是何故？”

“龙卷风”沉默片刻，点了点头道：“不错。”顿了一顿，缓缓道，“我看到那突厥王棺的时候，尤其是那突厥王的苍狼图腾的时候，似乎在哪儿见过一般，而那突厥一族似乎也与我有着极大关联。”

风冷情“哦”了一声。

“龙卷风”慢慢转过头来，向着风冷情缓缓道：“风兄弟，你看我脸上可有什么变化没有？”

风冷情闻言全身一震，急忙凝目向“龙卷风”脸上望去，只见“龙卷风”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刚要说话，风冷情眼睛向“龙卷风”的眉上一瞥，顿时一呆，只见“龙卷风”的双眉竟然是淡淡的灰白色。月光一映，更是给“龙卷风”的双眉添了一抹银边。

风冷情奇道：“你的眉毛怎么变白了？”此前，风冷情曾经在那突厥王陵之中看过“龙卷风”的眉毛渐渐变灰，此刻这眉毛已然由灰变白。

“龙卷风”苦笑道：“我也是两个月前才发现的。进了那突厥王陵之后，我总有一种感觉，那突厥的白眉可汗族人一定个个是白眉。也许我从前也是一个突厥族人。”

风冷情皱皱眉道：“据说那突厥族人每人的肩膀之上都有一个狼头。男人刺在左肩，女人刺在右肩。”

“龙卷风”慢慢将上衣解了下来，就着清冷的月光，风冷情果然看见一个小小的狰狞的狼头此刻正盘踞在“龙卷风”的左肩之上。

风冷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念急转：“难道这‘龙卷风’真的是那突厥族人？而且还是突厥的王族，白眉可汗的嫡系亲传？否则的话，‘龙卷风’怎么可能眉毛变白，左肩刺着狼头？”

“龙卷风”似乎看出了风冷情的念头，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是不是突厥的族人，只不过在那突厥王陵中的时候，我突然莫名地感到身上一阵阵发胀，全身感觉又麻又痒，过了数日，才平息过来。而在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风冷情心道：“也许是你从前故意隐而不发。”风冷情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一日之间爆发出无穷神力。

“龙卷风”眉头微皱，道：“我估计我自己一定是跟这突厥的白眉族人大有干系。只不过岁月流逝，无从查起。”

风冷情缓缓道：“龙兄，倘若我这五蛊断魂钉的毒解了，那我便陪你寻找你身世的秘密。你看如何？”

“龙卷风”点点头道：“好。”顿了一顿，“龙卷风”道，“事不宜迟，咱们明天便去寻找那草鬼婆的下落，好早日为你解除身上之毒。”

风冷情点点头。

是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起来。风冷情和“龙卷风”草草洗漱一遍，便去附近的镇上买了两匹马来，策马便向苗疆而去。

数日之后，二人便来到云贵交界之处，前方群山环绕，山下一座小镇，镇上有百八十户人家。

二人将马匹拴到这镇上客栈的拴马桩上，而后迈步走进客栈。二人欲打尖吃饭，略事休息之后，再向前行。

店小二让二人点菜。

风冷情随便点了两样，不一会儿那店小二便将菜肴准备完毕，端了上来。

风冷情对“龙卷风”道：“不知道离那苗疆草鬼婆的寨子还有多远？”

“龙卷风”摇了摇头，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苗疆甚广，现在咱们所处的方位便是苗疆。至于那草鬼婆的寨子在哪，咱们须要找到一个苗人问问。”

那店小二听到“龙卷风”口中的草鬼婆，脸上微微变色，忽然插口道：“两位是去苗寨找草鬼婆吗？”

风冷情和“龙卷风”都是一怔，双双回过头来，对着店小二道：“不错。这位小哥可知道那草鬼婆的讯息？”

店小二看了看四周，此时这客栈之中除了风冷情和“龙卷风”之外，

只有靠南面窗前坐着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婆婆。那老婆婆怕是有七八十岁了，脸上沟沟壑壑，满头白发，但是眼睛望着窗外，似乎浑没在意这三人之间的对话。

店小二这才放下心来，压低声音道：“不瞒两位说，翻过前面那一座大山，山下竹林之中有一座高高的寨子，那是风家寨。风家寨里便有一个草鬼婆。”一语说完，店小二双眼灼灼地望着二人。

风冷情和“龙卷风”都是心里一震，风冷情心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这附近的山里便有一位草鬼婆。”

风冷情问道：“往风家寨去的路好走吗？”

店小二点了点头道：“好走。”顿了一顿，那店小二又压低声音道，“我劝你们二位还是不要去。”

“龙卷风”眉头皱起道：“为什么？难道那里有猛兽毒龙？”

店小二嘿嘿一笑道：“毒龙倒没有，毒虫倒是不少。”

风冷情心道：“此刻既已知道这风家寨里有草鬼婆，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们也要进去。”当下对店小二道：“我们找草鬼婆有事情商量。不管那寨子里有什么，我们都要去。”

店小二看着二人的眼神，似乎非常惋惜。这时候，又有客人来此住宿打尖，店小二便转身匆匆而去，招呼其他客人去了。临走之时，又低声对二人嘱咐道：“你们二人最好晚上去。”

二人又是一呆。风冷情奇道：“为什么？”

那店小二欲言又止，神色有些诡秘道：“你们二人到那里就知道了。”

风冷情和“龙卷风”心中疑惑，不明所以，但二人还是决定要一探那草鬼婆的寨子。

暮色四合，风冷情和“龙卷风”从客栈走了出来，沿着山间小路，向山顶登去。

风冷情记得那店小二说过，只要顺着这山间小道一路而上，爬过这一座大山，便可以看到山脚下那一座风家寨。

二人脚下都是甚为快捷，一路急行，半个时辰之后，便来到山顶。山顶上荒草丛生，一棵棵高大的松树在夜风中来回摇曳着枝叶。

二人站在山顶之上，向那山下望去。只见一片漆黑之中，赫然有一处

篝火熊熊燃烧。那篝火虽然距离甚远，但是夜幕之中也是十分清晰夺目。

风冷情心道：“看来那篝火所在便是风家寨了。只是不知道这风家寨里为何会在夜晚升起一堆篝火？”

二人在山顶略事休息之后，便向山下走去。曲曲折折来到山脚下，迎面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松树挡住去路。松树之中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蜿蜒向里面而去。

风冷情和“龙卷风”二人踏步前行。只听夜风拂面而过之时，松涛声阵阵。这小路之上竟然是阴森森的一片，让人从心底升起一股寒意来。

风冷情右手摸在斩鲸刀的刀柄之上，斩鲸刀随时都可以脱鞘而出。“龙卷风”却还是一脸漠然，似乎周围的一切并不能影响他分毫。

二人踏步走进松林里许，风冷情突听前方沙沙声响，似乎有什么物事沿着松林间的草地迅速异常地爬了过来。这声音竟似那蛇虫之属爬动的声音。

风冷情更是全神戒备，突然之间，那沙沙声来到二人身前十余丈处，蓦地停了下来。

风冷情晃动左手之中的火折子，向前照去，只见在前方左侧松林之中慢慢探出一颗蛇头。那蛇头足足有西瓜般大，蛇头奇扁，蛇信不住吞吐。拦在二人身前的赫然是一条硕大的蟒！

寻常蟒蛇无毒，这条蟒蛇头部奇扁，竟似蕴有剧毒一般。莫非这还是一条奇毒无比的巨蟒？

只见那条巨蟒探出头部之后，再慢慢地将身子探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挡在这条小路之上。

巨蟒两只大眼死死地盯着二人，不待二人说话，便蓦地蹿了起来，半空之中身子往前一弯，便直直地扑向风冷情。

风冷情手中斩鲸刀猛地挥去，刀锋还未及身，那条巨蟒已然扭过头去，向后急速退了出去。一直退出十来丈外，这才停了下来。看那巨蟒的双眼之中似有惊恐之意。

风冷情和“龙卷风”都是一呆。

“龙卷风”心道：“这风兄弟身上有些什么让这条巨蟒如此惊恐？”心念一转，随即想到，“莫非是风兄弟身上有什么雄黄之类的药物，才让

这条巨蟒后退不迭？”

风冷情望着那条巨蟒，慢慢向前又走了数步。那条巨蟒随着风冷情的前行，竟然向后复又退开数丈，跟着将身子一摆，钻进树丛之中，随即迅速逃走，消失不见了。

风冷情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条巨蟒出现得如此突兀，消失得却也是迅疾无比，让风冷情心中不住好奇。

“龙卷风”道：“风兄弟，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雄黄之类的物事？这些物事是专门克制毒蛇的，毒蛇闻之，便逃之夭夭。”

风冷情想了想，随即摇了摇头，道：“没有。”

“龙卷风”皱起眉头，心道：“这却是何故？”

二人慢慢向前行去。月色照在这条小路上，月光如水，银辉匝地，但却丝毫不减这周围的森森鬼气。好在除了那条巨蟒，并未再出现什么异常。二人一路平安无事地来到那所寨子跟前。寨子之中静悄悄的。

二人抬头向那寨子望去，只见这所寨子满是用松木搭建的木楼，一间挨着一间，层层叠叠的。木楼之中是一座阔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此时正点着一堆篝火。遥遥望去，只见数十人有高有矮，俱坐在那广场中央的火堆旁边，一动不动。

风冷情和“龙卷风”看到这些人坐在火堆旁边，心里一定。但片刻之后，心里蓦然升起一丝隐隐的不安来，只因这广场上的众人太过安静，似乎空气之中只有那火焰噼噼啪啪的燃烧声。

风冷情和“龙卷风”距离那火堆还有数十丈的距离，二人当即决定走上前去，看一看究竟。

二人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此时广场周围百十座木楼借着月光投下的影子在广场周围不住晃动。

风冷情似乎都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之声，扑通扑通扑通……一直走到那些人的背后三丈之遥，风冷情和“龙卷风”才把脚步停了下来。

风冷情望着前面那围成圆圈的众人，细细端详。正对自己前方的那几个人脸上被火光一映，看得甚是清楚，只见那几个人的脸都是惨白如纸，一双眼睛眼神呆滞，嘴唇紧闭，双手盘放在膝盖之上，就那样望着面前的一堆篝火。

风冷情顺着这些人的眼神望去，只见那堆篝火竟然也是大为古怪。原来那篝火中央，有一口两丈方圆的大鼎被架在燃烧的木棍之上。在如此高温之下，那口大鼎竟然是毫不变色。大鼎之上的纹饰被火光映得甚是清楚，只见大鼎之上面对风冷情的一方，刻着一只巨型蝎子，在这蝎子的旁边，露出一条大蛇的尾巴。巨蝎的前方则是一只蜈蚣的头颅。

风冷情心道：“看来这口大鼎上雕刻了五毒。只是不知道这口大鼎摆放在这里有何用意？而用这木头架起来焚烧又有何用？难道是那草鬼婆一种特有的仪式么？”

“龙卷风”凑到风冷情耳边低声道：“风兄弟，你说这些人是活人还是死人？”

风冷情心头一震，转头向“龙卷风”脸上望去，只见“龙卷风”脸上神色甚是古怪。

“龙卷风”用极低极低的声音道：“我觉得像是死人。”

风冷情心中一寒，心中道：“莫非这些人真的是死人？可是那草鬼婆将这些死人摆放在这里，又是何意？”经“龙卷风”这么一说，风冷情抬头向面前数丈外的这些人望去，立时觉得眼前的他们变得鬼气森森。

风冷情环顾四周，只见广场周围的那些木楼中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那些木楼难道没有人住吗？风冷情沉思之际，忽听远处又传来一阵熟悉的沙沙声响。

风冷情和“龙卷风”都吃了一惊，循声望去，只听那沙沙声响乃是来自寨门东侧。二人凝神观看。片刻之后，只见一条巨蟒沿着栅门东侧迅速爬了过来，笔直地向着广场中央的那口巨鼎扑了过去。

二人都心中疑惑，不知何故。当即侧身站在一旁，凝神观望，只见那条巨蟒爬到那些盘膝而坐的僵尸跟前，从两具僵尸中间爬了过去。爬到那堆篝火跟前，望着篝火中央那口乌沉沉的大鼎，蛇信吞吐。

风冷情低低道：“你看这条巨蟒在干些什么？”

“龙卷风”皱起眉头，摇了摇头。

只见那条巨蟒在篝火旁边盘旋片刻之后，蓦地将头仰了起来，身子往前一冲，冲进篝火之中，来到那口巨鼎之旁。火焰顿时将那条巨蟒包围起来，火焰一拥，巨蟒周身被这烈焰烧得焦臭四溢。

那条巨蟒却似浑然不觉，将蛇头伫立在巨鼎跟前，探头向里观看，似乎在等待什么。

就在风冷情和“龙卷风”双双诧异之际，那口大鼎之中蓦地钻出来一条漆黑如墨的小蛇。那条小蛇只有手指粗细，蛇头飞出，噗地一下便咬住那条巨蟒的颚下，不住吸吮。

那条巨蟒竟然毫不反抗，任由那条黑色小蛇不住吸吮自己的毒液。片刻之后，那条黑色小蛇将头一摆，松开口来，身子复又落入巨鼎之中，消失不见。

那条巨蟒则被黑色小蛇吸吮得浑身无力，眼神涣散，身子往后倒了下去，落入烈焰之中。片刻之后，一股蛇肉的香气扑鼻而来。原来在顷刻之间，那条巨蟒的身子已经被这烈焰烧熟。

风冷情心中纳罕不已：“难道那条巨蟒来此便是为了让那条黑色小蛇吸取毒液？”

过得片刻，只见寨子门外又是一阵簌簌声响，跟着又有两条粗如童臂的毒蛇从寨子门外相继爬了过来，而后也是笔直地向那堆篝火爬了过去。爬到那堆篝火跟前，那两条毒蛇似乎被这烈焰所阻，身子蜷曲不前。就在这时，只听那口大鼎之中传来嘶嘶的声音。

那两条毒蛇闻听之后，眼神大变，似乎不敢抗拒，只得将身子高高跃起，从那火堆之上跃了过去，落到那巨鼎的边缘。还未及反应过来，巨鼎之内的那条黑色小蛇又飞了出来，落到其中一条毒蛇身下，一口咬住那条毒蛇的颚下，立时吸吮起来。片刻之后，那条毒蛇的眼神慢慢涣散，黑色小蛇随即松开口来，转头咬住另外一条毒蛇的颚下，再次吸吮起来。

转瞬间两条毒蛇的毒液俱都被那黑色小蛇吸得干干净净，而后黑色小蛇在那大鼎的边缘不住游走起来。被黑色小蛇吸走毒液的那两条毒蛇身子向后一翻，也落入烈焰之中。

风冷情和“龙卷风”骇然之余，都是不明其故。片刻之后，又有三十余条大小不一的毒蛇前来此地，一个个爬到那大鼎跟前，似乎心甘情愿地被那黑色小蛇吸走毒液。而后一具具尸骸落入烈焰之中，转瞬间被烈焰吞没。

黑色小蛇在大鼎之上爬行不停，一炷香时间过后，黑色小蛇的身子在



大鼎边缘用力一弹，嗖地飞了起来，竟然掠过这熊熊烈焰，落到盘膝坐在篝火旁边的一具僵尸身上。而后黑色小蛇顺着那尸骸的身子，由下而上，迅捷异常地爬了上去。爬到那僵尸的头颅之上，跟着张嘴在那僵尸的眉心狠狠一咬，一股黑色毒液顺着那僵尸的眉心注了进去。

不一会儿工夫，那僵尸的整张脸孔已经变得漆黑如墨。

黑色小蛇随即松开口，猛地飞起，落到第二具僵尸的身上，而后再次爬到那僵尸的眉间，一口咬落。不一会儿工夫，这具僵尸的脸孔也已变得漆黑如墨。

随着黑色小蛇的一次次注入，它身上的黑气也慢慢变淡。一直到第十八具僵尸注毒完毕，黑色小蛇全身的黑气尽褪，已然变成灰白之色。而后那条小蛇行动也变得迟缓起来，似乎疲惫不堪，从那僵尸身上一跃而下，噗的一声，落到地上。

风冷情心念一动，那条小蛇如此诡异，说不定日后另有功效。当即，风冷情从背后行囊之中取出一个竹筒，打开竹筒的塞子，一个箭步，来到那条小蛇跟前，伸出食中二指向那条小蛇的七寸捏去。

那条小蛇一动不动，风冷情心中窃喜，食中二指急速夹去。就在风冷情的食中二指将要夹到那条小蛇的时候，那条小蛇猛地蹿了起来，一口咬住风冷情的脉门。

风冷情只觉得自己的手上一疼，眼见得一条黑线便沿着自己的脉门冲了上去。风冷情心中暗呼不妙，当即左手疾伸，将那小蛇抓住，一把扔入竹筒之中，而后盖住塞子。

那条小蛇在竹筒之中嘶嘶直叫。

风冷情将竹筒放在一边，而后运力和这股蛇毒相抗。但是这蛇毒厉害无比，眼看便循着胳膊一点一点冲了上去。

“龙卷风”一呆，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站在风冷情的身边，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毒蛇噬手，壮士断腕。可是这风冷情要是少了一臂，今后岂不是一个废人？

风冷情解开自己身上衣衫，只见那条黑线已然沿着胳膊冲入胸膛，心中暗道不好。这要是冲到心脏之处，岂不是立时毙命？一犹豫间，却见那